

高阳

文集



小凤仙

主编 魏洪彬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高阳

文集



小凤仙

本书由远流出版集团控股公司代表台北远景出版公司授权，
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0-239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凤仙 / 高阳著.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1

(高阳文集 : 珍藏版)

ISBN 978-7-5463-4594-9

I. ①小… II. ①高… III. ①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6539号

小凤仙

- 著 者 高 阳
出 品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出 品 人 周殿富
总 策 划 崔文辉
策 划 编 辑 吴兴文
责 任 编 辑 周海莉
封 面 设 计 未 氓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36.875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
-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3398
发行部：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jlpg-bj.com/>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

ISBN 978-7-5463-4594-9 定价：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念高阳（代序）

龚鹏程

饮半寻思谁可语

月前在一餐厅用膳，忽逢高阳先生，匆匆寒暄数语。告别时，先生索纸抄诗一首，乃其壬申元日试笔诗也。有小序云：“萧然独处，甑久生尘。辛未除夕，投宿凯悦饭店度岁。独饮至五鼓，思有所语，作此律，为壬申元日试笔。”诗曰：

谁何歧路亡羊泣？几辈沐猴冠带新。
不死酒仍日暮醉，余生笔兆岁朝春。
客中作客真无奈，钱上滚钱别有人。
饮半寻思谁可语，神荼郁垒两门神。

此诗值羊年将逝、猴年将至之夕，用歧路亡羊及沐猴而冠两典，神妙天成。客中作客，自喻身世，兼指新年仍宿旅舍之事。钱上滚钱，则谓当时初开放金融，新银行颇多开张者，举此喻世，两相对照。故实今典，融合为一，指事切情，无不稳贴。就诗言诗，自是佳什。先生诗功如此，自当叹服。但此诗含寓孤苦，读之竟有惻然之感。匆匆拜收，见其羸弱，不便多谈，即便告归。

归来细味其诗；在除夕夜大家团聚之际，他老先生一人独自投宿在凯悦饭店，下俯红尘，自悼孤影，其寂寞凄清之状，着实未可为怀。先生负如椽之笔，著书千万言，晚境竟至于此，文人之厄，亦一时代之悲剧也。

先生为世家子，文史学养，未易为不知者道。他写现代小说，也写历史小说；写随笔，也写端严的考证文章；能深入历史，担任历史的侦探或律师，却也能掌握时代之脉动，长期替报社撰写时论社评。就文章一道而论，近数十年来，博涉多优，黽勉宏富者，可谓并世无可抗手。但文学批评界不重视他，只把他看成是一位通俗文类（历史小说）的作家，厕其位置于琼瑶、三毛、南宫博、章君毅、卧龙生之间，绝少讨论他的作品。数十部小说，投水激石，尚且可生波澜；文学评论界对此，却仿佛未见一般。至于他的文史考证，学界也很少注意。一般总认为他是写小说的人，驰骋想象而已，未必定具考证本领。何况他又未在上庠任教，故无徒众传习发扬其说，所以他批驳叶嘉莹等人之说，独树一帜，从风者亦甚少。从整个大环境来说，他所抱持的文化理想、历史观以及对时代的建议，更是与世枘凿。时代的巨轮，正朝着他所期期以为不可的方向，不断前进。

因此，他确实是孤独寂寞的。这样一位著作鲜活留印在读者心版上的作家，冷然回眸时，竟然发现可与共语者，仅止门上的两位门神

命、因色丧身为人他杀之条件”，则纵令为人所恶，亦不过细行不谨而已。汉文帝时，有人盗高庙玉杯，论斩，而文帝以为当族。张释之谏曰：盗宗庙器当族，没有人盗陵，法何以加？衡以此义，如弃子“应打入拔舌地狱、应投入畜生道”，则谋财害命者，岂足下设有第十九层地狱，以位置此辈乎？又足下引顾亭林言，以为衡量人品，应以乡评为定论。夫亭林此言，为乡举里选而发也。弃子既自署为弃子，即自知不同于乡评，无意于期其乡人举之为民意代表，则乡评可以存而不论。此恕道也。且夫乡评果足恃乎？安溪卖友，今成铁案，而当时乡评无有责之者，以致陈梦雷含冤莫申，投牒城隍。迨嘉庆朝，梦雷乡人陈寿祺犹作安溪蜡丸疏辩，诋斥梦雷，至谓天道甚神，梦雷所以不昌。试问所谓乡评者果何在？所谓公道者又何在？因思弃子若为余国柱，或者大冶乡评又是一番说法矣。总之，弃子之于足下，既无杀父之仇，亦无夺妻之恨，且已作古人，而犹毒訾之如此，其故安在，窃所未喻。如足下所言，不过弃子将足下不可告人之函件泄之于人而已。此诚弃子之过，然足下于四十余年老友之前，非议五十余年之老友，且形之于文字，此岂又端人之所为？至吾辈称道弃子，而足下竟谓之曰“可恶、可惜、可羞、可耻”，可笑孰甚！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且无不可；矧为世意皆怜才，一人独欲杀之弃子乎？窃谓足下“四可”之说，无异夫子自道。可悲者，不及弃子之声名也；可惜者，以两万余字作此无聊之书札也；可羞者，恼羞成怒，口不择言之状溢于言表也；可耻者，假道学之面目败露也。足下之学，程朱末流。学之善者为倭仁、学之不善者为徐桐。乖谬褊狭、狂妄自大，足下其侑

也。下走与足下，素昧平生，乃明知其与弃子义兼师友，而投以此秽目之函，将谓下走可欺，虽辱其死友，不敢与较欤？抑或以为下走未曾读许鲁齐、薛敬轩、吕心吾、顾亭林、张伯行之书，而可任尔滥引曲解，无从驳斥乎？二者有一，必自取其辱。休矣足下！“吉人之辞寡”，请三复斯言。

此文长千余字，作于一九八六年七月杪。寄发否，我不知道；结果如何，我也未追踪，但我觉得这是了解高阳的绝好文献。

高阳对周弃子，惺惺相惜，情溢乎辞。在此文人相轻之世，有此义举，殊属难能。试思我辈居世，岂能处处妥善，不遭人批评？真不知身后负谤，谁能昭雪。故即此可以知高阳之性情。

而这种性情，又不仅出于他对周氏私人的交谊，更与他的历史观有关。高阳屡云其史论及历史小说非常注意各朝代的中心势力。所谓中心势力，例如东汉的外戚与宦官、唐代的藩镇、明代的宦官。中心势力若在外戚宦官，必将导致亡国；若在藩镇，则必形成割据。唯有高级知识分子成为中心势力，方能导国步于正途。他所向往之政治，乃是一种文人或知识分子政治。但是，作为一位文人，他又深知文人知识分子之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文人相轻。故如西汉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开元，北宋太宗末年至神宗朝，明代宣德、弘治两朝，清代的同光中兴等，文人能获用世，固皆能开一文治之局，然皆不旋踵而渐启门户之争。知识分子可能因意见之不同，逐渐发展成政策之争、权势之争，党同伐异，而遂酿为气之争，驯致国本动摇。对于这种争斗，他悼焉伤怀，屡于其著述中言之。我们读他的小说，写朝局变幻中权力斗争的种种情状，但觉其曲尽描摹、洞达人情，却很少人注意或理解他刻画这类争斗的用心。

可多得？他写时评社论、写掌故考据，更写小说，包括现代小说和历史小说，后者尤享盛名。这些东西，有共同的特点，即客观的叙述与理性的分析，擘理论事，深洞隐微，于人情物理之细致处，刻画发露之。笔下绝少自己的影子，所以他不是一位抒情形态的作家。理性化的创作行为，使他的作品显得甚为冷静。然而，他本人其实是情胜于理的，感性流荡，歌哭无端，意气感激，每每不能自己。

这种特殊的态度，是了解其人与作品的关键。他的多愁善感，可举一例为说。彼尝抄示所填词一阕，曰《高阳台》，有序云：“读《传记文学》六月号所载胡健中先生《雨花台畔》大作，略述杨丽珍事，着墨不多而悱恻动人。因忆朱竹有《高阳台》一首，哀吴江流虹桥女子因单恋而死，其情约略相似。某自祖国大陆归来，心情灰恶，一事不能作。然词人项鸿柞有言：‘不作无益之事，何以遣有生之涯？’爰依竹垞原韵，赋此破闷。”词曰：

漫道无猜，久存默注，三年不识情深。宁忍分飞，临歧争
共分阴，雨绦渐把红丝引；系红丝，不倩青禽。枉蹉跎，夜雨
巴山，能不愧衾？

廿年重返长干，帐楼空人去，玉碎珠沉，折柳情怀，门前
摇落长浔。昏黄落日台城路，揖荒荃，聊寄疚心。忆愁吟，惘
惘当年，历历温寻。

此词调名《庆春泽》，高阳取其别名，既符情绪，似又兼指自己。序云自祖国大陆探亲回来后，心情灰恶，确是事实。他祖籍杭州已四百年，乔木世家，其《横桥吟馆》且被登录于《武林掌故丛编》中。避寇南来，当然时思返里，尝有诗谓：“乡关梦里疑曾到，世事杯中信不

真”。故祖国大陆一旦开放，他即返乡探亲。不料祖国大陆上虽对他热烈欢迎，可是目睹家园衰败落后之景象，心结竟比不能还乡还糟。有诗示我，云：“不须泪眼望山河，但得还乡福已多。久客瀛洲吴自牧，梦粱心影竟模糊。”感痛苍凉，甚于恸哭。即所谓自祖国大陆归来，心情灰恶也。

在这种灰恶的情绪中，作词破闷，以遣有涯，其意甚可哀也。触动其情者，其实只是一则小故事：胡君幼有一女同学，毕业时微露情意，但于抗战后返雨花台附近寻其墓，却未见。这样一则小故事，竟触动了高阳的哀情，使他联想到清朝叶元礼在流虹桥边的事。古事今情，怅触万端，遂写下这阕词。此可见高阳深厚的历史知识，未必足以平衡他在现实中所遭受的情感波动；反而是现实世界中小小的触动，因牵引历史而越发丰富深邃浓馥，使人沉浸于其中，享受这种情绪的震动，一往不返。

高阳处事，大抵如此。例如他去一餐厅吃饭，吃着吃着，历史知识就跟口齿味觉连接起来了，于是大笔一挥，作一联曰：“彭家本具易牙手，园客同申染指心。”作了这一联之后，他整个人就进入到这个因历史与文字牵引点染的世界里去了，沉吟自赏。觉得“易牙”对“染指”实在是太妙了，可浮一大白。然而现实与他经过历史感酝酿的现实未必是相符的，两者的差距，又往往令他悲愤。如他去一餐厅，女主人殷勤招呼，他立刻牵连到历史感，撰一联云：“秀色可餐犹其余事，兰陵买醉舍此何求。”且写成一轴携往。不料这次招待较为简慢，并无李白“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之感，主人亦不娴史乘文墨。乃大怒，取回书轴，怏怏以去。其他事，或类于此。意气感激的生命，因历史知识烹炼酝酿而越趋浓挚，故因事触情，一发不能已。

这样的生命态度，当然亦将使其如周弃子般“细行不谨”，也易为

感情所扰。以历史侦探、历史律师、历史刑警自命，而时陷美人关中。读其未刊诗，如“最难消受美人恩，万里书来字字温。乍接艳光惊远客，相拥不语已销魂。”“文字相知同骨肉，最难消受美人恩。今生且订来生约，卿在闺中我未婚。”之类，辄为叹息。这样饱谙世故、娴熟人间机括、善于冷眼评断古今的人，其实哀乐逾恒，感不绝于心。他长于论事，却拙于安顿自己的生活，正缘此故（例如写胡雪岩经商，写得头头是道。自己去做生意，却赔得一塌糊涂，等等）。其小说，貌似客观，不杂作者心影；实则其中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灌注流布于其间，原因亦在于此。

先生为文，字逾千万，平生负气任情，谤誉俱多。然知音既少，知交亦复寥寥。检点形迹，殊觉其寂寞。因草草叙其杂事、明其多情，以为世之读高阳作品者助。垦丁旅次，雨中书毕，不觉惘然。

历史侦探久寂寥

高阳先生之文，幼时于报端日日读之。其小说在《联合报》发表连载时，有一阶段配以陈海虹先生的插画，精彩相发，尤为吾侪所喜。但当时望先生，如隔云端，殊不敢想象居然有一天也能亲接声歎。

后以各种因缘，竟常追陪谈燕，饱饫绪论，自己亦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这或许是因为先生日益衰老，当世少可与共语者，故偶尔拉我做听众罢。然亦因此而使我对他暮年心境及为学写作之用心，略有所知。

他以世家子游世，俞平伯先生即是他的姑丈，故家学文史，功力自不同凡响。然其寝馈浸淫，其实下了非一般人所能及的苦功。治学撰文，渐如人之呼吸，真是不择时不择地，随时都在进行。每与谈谐，事

实上也都在论学。谭文论艺、说古述今，往往包罗万古，滔滔不绝，但主要是在讨论他又发现了什么新的历史疑案。

底下是一封他给我的长函，抄示于此，以见此“历史侦探”癖性之一斑：

鹏程告兄：

接复示，欢喜无量。弟懒于作书，而以朝尊札耿耿莫释，则知真欢喜矣。刘麻之诗《世载堂集》，弟原有此书，且得指点，已检获其诗。为冒孝容《董小宛》刻本而作。此君笔名“舒涸”，吾友戴良曾为言之。亭林不独以武侯自期，亦以武侯自许自负，观其“遥看白羽扇，知是顾生来”之句，踌躇满志之状如见，可知筹思之熟。弟自谓于董小宛入宫事，“寸寸积功，一一发覆”，及今始知犹有未发之覆，即亭林之大战略也。承示清帮三祖隐“亭林”二字，此真至可宝贵之启示。吾友戴良，身系洪门，渠之见解与众不同，谓洪门乃反清之“地下工作”者；而清帮则为反清之“反间谍”。故清帮可公开身份，而洪门则绝不能。清洪一家，由钱潘二祖道号所隐德亭、德林观之，似信而有征。弟之清帮为最大之工会组织说，似犹未能画其底蕴。符五即为开节先生，弟实孤陋。拟俟稍得闲，奉约王、周两公共见一叙。不知一周之中，以何日为便？乞即见示，以便安排。尊稿两篇，谈周易者，弟渐不能读；论清初诗坛比兴一文，则读之数过，深为钦敬。弟砚田所入，本自不菲，奈何自作孽，于股市中曾膺巨创，故迄今债台难下。近拟编撰清史方面智识趣味并重而有史学价值之书数种，自印自销。除《董小宛入宫详考》以外，预定书目有

《清朝十大疑案史料辑考》及《十朝诗乘笺注》两书。十大疑案开列如附纸；《十朝诗乘笺注》，则加工之项目计有标点、人名注释、典故注释及本事笺解等，工程浩大，须多觅助手，不知兄于此事有兴趣否？倘荷惠然赐助，拟请兄主编此两书。弟意甚诚，并已请皇冠以前主持出版之杨兆青兄合作，主管业务。将来校印诸琐务，皆不必烦心。如何之处，并祈示覆为禱，勿此敬候文安。

这封长信是了解他近些年工作的重要线索。他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脍炙人口，经商者往往倚之为枕中鸿宝。可是高阳徒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自负精于理财、熟谙商场情状，却因炒股票，弄得债台高筑，晚境独居，尤感寂寞凄清。然在写这封信时，他还在打算搞出版事业，希望编《十朝诗乘笺注》等书。这些书当然是有价值的，但出版此类著作，焉能赚钱？从这个地方看，便可见高阳先生毕竟是个读书人，非真能营生者。

他所说的清朝十大疑案，是指：孝庄下嫁、顺治出家、雍正夺嫡、雍正暴崩、乾隆身世、孝贤道歿、同治天花、慈禧之疾、慈安之死、光绪死因。据我所知，他对历史的研究，晚期尤肆力于清史。近几年，除了撰写对李商隐《无题》诗的解释外，几部著作，如论曹雪芹、翁同龢、董小宛等，笔锋皆集中于清朝，且集中于这十大疑案。如论董小宛入宫，反驳孟森之说，是涉及顺治出家问题的。论曹雪芹，写《红楼梦断》等，是涉及雍正夺嫡及乾隆的身世之谜。对于这些疑案，他早有研究，亦有若干相关论述以及历史小说描述其事。但抽丝剥茧，不断发现新的材料与证据，使得他觉得仍有再予侦探的必要，故乐此不疲，并邀我与他一道从事于此。

可惜我的学力不足以胜此重任。《十朝诗乘笺注》之编、十大疑案之考，徒成口谈，未付实践，思之真觉惶惭。

不过，当时所讨论者，殊不限于此十大疑案，例如他后来写《丁香花》，记龚自珍与顾太清的故事，或此处所谈到的清洪帮问题，积功发覆，亦非一日。皆久疑难定，一再侦探者。

这封信里所说的顾亭林事，是因他反对一般讲清史的人之看法，认为清帮固然是船漕工人所聚合的工会形态组织，但仍负有与洪帮类似的“反清复明”目的，只不过表面上似已受乾隆招安了而已。他曾举此意询我，我报书举黄侃序顾亭林《原抄本日知录》中语，谓旧有此说，认为清帮虽奉潘、钱、刘三祖，但实为顾亭林所创立。故钱祖与潘祖之道号即为德亭、德林。刘禹生（因麻脸，故称刘麻）《世载堂杂忆》亦尝论及。他觉得这些材料均可替他的想法添加佐证，所以十分高兴。

他所高兴的，不只是为清帮问题添加了一点可供谈助的材料，或者在学术研究上又可立一新说，而是发现了顾亭林的“大战略”。这才是他治史的真正精神手眼所在。

盖其小说与史论，每每牵率于英雄儿女之间，或写朝局变幻，从情节与主题上未必看得出什么伟大的名堂，不过叙故实、演传奇耳。然而，作者高阳其实是具有宏观历史视野的。他纵观每一个时代，努力找出那个时代纷纭复杂历史事象之中，真正值得让我们注意的人物与史迹，借着描述这样的人物与史迹，提示我们历史兴衰的原理。从这一方面说，他表彰如曹彬、汤彬这样的人物，他借一些小人物（如小白菜）来显示历史社会整体面貌，既足见历史之大，亦可以示人借鉴。再从另一方面看，他又十分注意历史发展的中心势力。他认为一个时代的中心势力若在外戚、宦官，必然导致亡国之祸；如在藩镇，则必形

自序

从事历史小说写作以来,二十余年心血所积,得书若干,计字又若干?说实话连我自己都不甚了了,约略而计,出书总在六十部以上;计字则平均日写三千,年得百万,保守估计,至少亦有两千五百万字。所谓“著作等身”,自觉无忝。

上下五千年,史实浩如烟海,所以我的小说题材,永远发掘不尽;更堪自慰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华人社会,无一处没有我的读者。有些读者奖饰之殷,期勉之切,在我只有用“惭感交并”四个字来形容心境。

行年六十有五,或许得力于凡事看得开,更应庆幸于生活在自由自在、不虞匮乏的大环境中,所以心理与生理两方面,可说并未老化;与笔续盟,二十载可期。不过今后的笔墨生涯,一方面从事创作;另一方面亦须整理旧稿。新作单行本将仅交由联经及远景两家出版事业公司印行。

与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合作的开始,在个人的创作历程中,是一块很重要的里程碑,更是一种极愉快的经验,特缀数语,敬告读者。

是为序。

一九八六年九月杪

出版后记

高阳(1926—1992),一说为1922年。台湾已故著名作家。高阳以历史小说的创作,享誉当代文坛,其作品的最大特色是“以历史入小说,以小说述历史”,从考据中探索历史的真相实况,并将求证索据所获的资料运用于小说之中。高阳著述丰富,一生著作约90余部,105册,读者遍及全球华人世界,有人以“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来描述高阳作品在华人社会的受欢迎程度。高阳过世的时候,友人挽联云:“文章憎命达,诗酒风流李太白;才学著书多,古今殷鉴罗贯中。”

由于种种原因,祖国大陆读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缘知晓高阳这位浙籍著名历史小说巨擘。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高阳作品的陆续翻印以及研究工作的徐徐展开,祖国大陆读者、研究者才逐渐有机会一睹其艺术风采。在20世纪90年代掀起一股高阳热,许多出

出版社陆续出版高阳作品。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高阳的作品的出版分散于多家出版社,当然也不完整。基于这些考量,我们计划出版一套比较系统和完整的《高阳文集珍藏版》。

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和地域,语言风格与我们现在的阅读习惯有所不同,但出于对高阳先生作品的尊重,我们在稿件编辑过程中,采取了非常审慎的态度,除了对原文中明显差误作了更正,极个别地方略有删改,尽量保留文章原貌。

编 者